斯蒂芬·舒世曼是谁？这位哲学家的真实研究方向被误解了多少年

在中文互联网上，提到“斯蒂芬·舒世曼”这个名字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模模糊糊，甚至有人以为他是某位当代心灵导师或畅销书作家。实际上，这位学者在国际哲学界，尤其是技术哲学和媒介理论领域，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。他原名Bernard Stiegler，中文译名“斯蒂芬·舒世曼”源自早年部分学术翻译，后来更常见的是“贝尔纳·斯蒂格勒”。但如果你搜索“舒世曼”这个名字，很可能遇到的是关于“技术作为药”的一系列深刻讨论——这才是他研究的核心。

斯蒂芬·舒世曼的学术核心：技术既是解药也是毒药

舒世曼最广为人知的观点，来自他对柏拉图《斐德罗篇》的重读。他提出，技术不是人的外在工具，而是人的存在方式本身。比如文字，最初被视为记忆的“毒药”——因为有了文字，人们不再努力记东西，记忆能力会退化；但反过来，文字又是文化的“解药”——它让知识可以跨越时空传承。这种“药理学”视角，后来被他扩展到数字技术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当代领域。很多人误以为他只是在批判技术，实际上他在说的是，技术带来的问题不能靠排斥技术解决，而是要找到新的技术组织形式。

常见的误区：不要把舒世曼当成技术悲观论者

中文搜索中，不少人把舒世曼和那些“反对科技”的论调划等号，这是个大坑。他确实批评过消费资本主义把技术变成了摧毁注意力的工具，比如算法推荐让用户陷入信息茧房。但舒世曼更在意的是，为什么现代人越来越“失忆”——失去代际间的知识传递能力、失去共同的叙事基础。他提出的“第三持存”（记忆在技术载体中的留存）概念，就是在解释数字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记忆结构。如果你正在研究“算法成瘾”“沉迷手机”这类话题，引用舒世曼的观点会很有分量，但一定要说清楚他的落脚点是“重新掌控技术”，而不是倒退回前技术时代。

处理方式：如何快速理解舒世曼的三卷本代表作

想入门舒世曼的思想，最直接的办法是读他的《技术与时间》三部曲。第一部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》最经典，讲技术起源的神话——人类因为遗忘而被剥夺了先天本能，只能用技术来弥补缺陷，所以技术是人“原初的缺失”的产物。这个概念读懂了，后面都好办。第二部《迷失方向》讨论技术与记忆的关系，第三部《时间的电影》则涉及影像和媒介。如果你只读中文译本，建议从南京大学出版社的版本入手，译名统一为“斯蒂格勒”。在论文或讨论中引用时，最好同时标注中英文名，避免读者混淆。

与其他哲学家的差异：舒世曼和唐娜·哈拉维、海德格尔的区别

很多人在写技术哲学相关文章时，容易把舒世曼和海德格尔混为一谈。海德格尔把技术看作“座架”（促逼式的框架），带有强烈的批判甚至悲观色彩。舒世曼则继承并修正了海德格尔，他强调技术既是“危险”也是“拯救”，关键在于有没有发展出新的“技术-社会”组织方式。至于唐娜·哈拉维的“赛博格”理论，更偏向身体与技术融合的后现代想象，而舒世曼关心的是整个文明如何克服“技术导致的遗忘”。简单记：哈拉维讲混合，海德格尔讲框架，舒世曼讲药。写对比分析时，这三位的观点放在一起会非常出彩。

注意事项：别把“技术哲学”当成舒世曼的全部标签

搜索舒世曼相关内容时，还有一个陷阱——只看技术哲学。实际上，他后来大量涉足政治经济学，特别是“无产化”现象：当人的技能被自动化取代，人就不再能通过劳动来传承知识，这导致社会有机体的瓦解。他对“数字无产阶级”的讨论，和当下的AI替代焦虑有极高关联度。如果你在查“ChatGPT失业风险”“算法代替人类工作”，完全可以引用舒世曼的“系统化愚蠢”概念：当决策权交给算法，人类的判断力就会系统性退化。这一点，很多中文介绍文章都没有展开，但你写深了，读者会非常买账。

斯蒂芬·舒世曼的思想，本质上是对“人怎么和技术一起活下去”的长期追问。他2019年去世后，国际学界对他的研究反而更热，因为他的预言在数字时代逐一应验。如果你正在写技术伦理、媒介文化或当代社会批判相关的文章，不妨从“药”这个比喻入手，既好懂，又切中要害。